



全
新
小
說
版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56

中世紀正理學之父

陳那

大師傳

作者◆徐東來

作者・徐東來

陳那

大師傳

中世紀正理學之父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56



中世紀正理學之父——陳那大師傳

10200025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一八八九四四八

(〇七) 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二〇二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白雲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霑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叢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卷首語】

◆徐東來

論辯牛王

在佛教唯識學的發展過程中，對性相識分的畫分上，有「安、難、陳、護，一二三四」之說。說的是在建立唯識性相學上，安慧（Sthiramati）、難陀（Nanda）、陳那（Dignāga）、護法（Dharmapāla）四者的貢獻。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，安慧、難陀對心、心所的考察未免簡陋，而護法的分類又流於形式，很容易導入思惟分別的漩渦中。只有陳那對心識的分析和唯識佛學的理论不流於形式上的簡陋，且詳細地說明了認識論中的問題。

陳那對佛教的貢獻，不僅是在心識上的分析，更因為

他開闢了一條新的體認佛教的道路——因明。在把佛學發展推到一個新時代的同時，陳那運用因明論辯的過程中，獲得了「論辯牛王」的稱號。他的因明理論也一直主導著其後佛家因明的發展趨向。

從陳那的人生經歷來看，他生活在一個有強烈宗教信仰的印度，且又適逢佛教還在發展的時代。陳那出生於一個婆羅門家庭，自幼秉持家庭教育，精通當時外道的教義。他開始是從佛教犢子部出家，後脫離了犢子部而投入到世親（Vasubandhu）的門下，開始其奮鬥終身的佛敎事業。

公元五、六世紀，佛教在南亞印度半島，甚至包括南洋諸島的發展都處於鼎盛時期。在印度本土，與其他九十六種外道相比，無論是以民間信仰人數的多寡論，還是以國王政府扶持的力度論，佛教在當時都是處於優先的地位。所以陳那在弘揚佛法上，得到許多的助緣。

從其追隨佛教，弘揚佛法的過程來看，隨世親學論辯學給了他組織及論證自己學說的機遇與動力。他對佛教理論學說的創建，雖然在其從世親為學時有所涉及，而完善大成則在於他與外道及教內其他學派學者的論辯中。

以陳那名義寫成的書，至少有十四部^①。其中，集中討論因明的至少有三本，即《因輪抉擇論》（*Hetucakradamaru*）、《因明正理門論》（*Nyāyamukha*）和《集量論》（*Pramāṇasamuccaya*）。而與因明相關的則遠遠多於此。按照唐朝義淨的說法：「因明著功，鏡徹陳那之八論。」^②除了上述三部著作外，尚有《觀三世論》（*Tratikālyaparīkṣā*）、《觀總相論》（*Samanyaparīkṣa*）、《觀所緣論》（*Ālambanaparīkṣā*）、《似因門論》、《取因假設論》（*Upādāyaprajñāpīprakarana*）。從這裡可以看出，陳那大部分的著作是為解決論辯中所遇到的問題而作的。即使是其他幾部著作，也多是因其在因明上的感悟而

成的。在陳那的佛學著作中，尤其在《集量論》中，他以大量的篇幅來反駁外道的論點，針對不同的學派，陳那都有其破斥的方法。在其破斥外道的同時，對佛教五明之一的因明作了詳盡的發揮，不僅繼承了世親的風範，而且還使因明的功用得到最大的發揚。在佛家邏輯史的研究上，人們都傾向於把陳那的時代作為一個分界點，把從他開始的因明統稱之為新因明。

陳那出生地雖然是在與新葉王國的首都香至國鄰近的星伽薄多城，即現今南印度的馬德拉斯省（Madras）的康吉布勒姆（Conjeevaram），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案達羅王國的羯陵伽度過的。其間，他曾一度北行，到過當時的佛教學術中心那爛陀寺（Nalanda）講學。在那裡，他把婆羅門教的蘇突羅奢耶（Suduryaya）擊敗，同時也把其他來進行辯論的外道一一擊敗，使其皈依佛教，因此獲得「論辯牛王」的稱號。

由於陳那辯論有強大的說服力，使各方學僧及外道都以能擊敗陳那為榮，想與他進行論辯者來自印度的各個地方。陳那本人也曾南下奧裡薩（Orissa）和馬哈拉斯特拉（Maharashtra）去迎擊外道的論辯。他後來又回到案達羅的羯陵伽，在那裡著書立說，最後入滅於當地的一個幽靜偏僻的森林中^③。

在印度歷史上，能以「聖者」（Saint）為名的人極少，而陳那就是其中之一，足見陳那聲名在印度影響之巨大。由於印度歷史發展的原因，其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形成較晚，印度人對往古歷史的了解，更多的是透過民間流傳的寓言、傳說故事來得知的。如今，對聖者陳那的記述已難尋翔實的文字記載^④。就如陳那一生的活動經過，在有名的研究陳那的專家學者當中，也是有不盡一致之處的。今天，要完整、詳細、準確地再現聖者陳那的一生已不可能。但為了讓所有有心於佛學的人能了解陳那對佛教發展

的貢獻，銘記陳那聖者的風範，我們須要有一本反映陳那生平及其學術的著作，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，在此向讀者奉現《陳那大師傳》。

注釋：

① A. K. Warder, *Indian Buddhism*, Motilal Banarsidass, Second Revised Edition, Delhi, 1980, P450.

② 義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·長發有無》，王邦維校注義淨的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第二一一頁，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四月版。

③ 對陳那的這段生平，十七世紀的西藏佛教史學家多羅那他（Tanatha）的《印度佛教史》和印度學者 S. C. Vidyabhusana 在其所著 *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* 中所說基本一致。請參見中國佛教協會印行的多羅那他《印度佛教史》的第六十九——七十一頁；Motilal Banarsidass 一九七一年版的 *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* 第二一七三頁。A. K. Warder 在其 *Indian Buddhism* 中大概也是採用他

們的觀點。

④ 本於此點，文中出現的人名，除了有原文（梵文或英文）註明的外，多是根據情節需要而作的變通處理。

【目錄】

◆	總序	佛光與慧燈	—— 星雲
◆	卷首語	論辯牛王	—— 徐東來
●	引子	——	〇〇一
●	出世	——	〇〇八
●	童年	——	〇二五
●	習書誦經	——	〇三六
●	逐出犢子部	——	〇五〇
●	投門世親	——	〇六二
●	受學辯術	——	〇七四
●	辯擊揚名	——	〇八七
●	成書《集量》	——	〇九九

● 圓寂遺教 一〇六

◆ 後記 一二三

◆ 目 錄 ◆



引子

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①的一天，八十歲高齡的佛陀釋迦牟尼以其虛弱的身體，帶領著阿難等眾弟子往拘尸那城（今印度北方邦高拉克浦爾區的克錫亞）。他曾答應過弟子們，將在那裡把他一生的傳法心要作一個總結，這其實也是應阿難等弟子的要求而做的。因為阿難曾經請示佛陀佛涅槃後應以何為傳法心要等問題。

此時的佛陀，經過長年的弘法傳道，身心已經極度疲憊，此前，身體疲弱的現象已有徵兆，如他走不多遠就要停下來歇息一會兒。但他的臉上仍然顯出一副安詳的樣子。佛陀的修鍊，已經超脫於一種極高的境界，往事的磨難，全被他高深的修養所包容。生老病死，在佛陀看來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。儘管在此之前，佛陀已告訴弟子們自己涅槃的時日已漸臨近，

可是他還是一路上耐心地解答僧眾的疑問，並時時告誡阿難等弟子為人修行的道理。

漸漸地，天色暗了下來。天空中時有不知名的大鳥飛過來。這些鳥，模樣很奇特，身上發出一種強烈的光芒，即使是在夜幕下的叢林中行走，也不覺得有什麼不便，感覺就跟在白天的行走一樣。天上的鳥越來越多，地上也越來越亮。阿難對此有點不解，就問佛陀：

「佛陀，您看天上飛來這麼多的是什麼鳥？」

「阿難，你怎麼還沒有記住，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，在教法上，天上地下的有情都要聽從我的教化。這些都是天龍，知道我快要涅槃了，趕來給我送行的。」佛陀說道。

其實，並不是阿難沒有記住，他是多聞第一，怎麼會記不住呢。聽到佛陀這樣講，阿難和其他僧眾的心情頓時沉重起來。阿難想：『我跟隨佛陀已經二十幾年了，對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隨時聽到佛陀的教導。而今，佛陀就要涅槃，我雖然有很強的記憶力❷，可是沒有佛陀在身邊，以後要是碰到新的問題，我該怎麼辦呢。』想到這些，阿難悲從中來，不可抑制，趕緊躲到旁人看不見的地方哭泣，眼淚止不住地流啊流啊，他的傷心，沒有人比佛陀更能了解了。哭得正傷心時，佛陀差人來把他找了回去，對他說：

「我知道你很悲傷，但凡有生者，皆為因緣和合而成，具有壞滅法，何能不壞？我這肉身也是五蘊和合而成的，自然也有散逝的一天，這是世間的道理，所以你不必悲傷。我現在全身很疼痛，你盡快去拘尸那城跑一趟，告訴在那裡等候的僧眾我今天晚上就要涅槃了，恐

怕不能按時趕到那裡，要他們趕來見我。」

「好的。」阿難擦了擦紅腫的眼睛，忍住心中極大的悲痛說。他與兩個弟子趕到拘尸那城，把佛陀的話告訴那裡的僧眾後，馬上又趕了回來。

佛陀又說：

「看來我們得快點趕路，因為我的體力越來越衰弱。我們必須趕到拘尸那城力士地熙連河邊的娑羅樹林中。」

佛陀歇了一會兒對阿難說：

「你先到熙連河邊的娑羅樹林中去，那裡有兩棵娑羅樹，你把樹下的落葉等物打掃乾淨，鋪設頭向北方的床座，我今天晚上三更時分，就要在那娑羅樹中間涅槃。」

阿難按照佛陀的話，來到熙連河邊的娑羅樹林中。此時，天上的飛鳥又多了起來，牠們帶來的光亮使阿難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兩棵娑羅樹。他認真地把樹下的落葉、髒塵等打掃乾淨，在兩棵樹之間鋪上臥具，頭部朝北。如此收拾停當不久，佛陀就在眾比丘的簇擁下走過來。

望著佛陀行步的樣子，想著朝夕侍奉的人就要離去，阿難又不免悲從中來。他趕緊迎上去攙扶佛陀，恭敬而小心地把他安置於床座上。佛陀上床之後，頭部向北躺下，右側偃臥，左足放在右足的上面，面容安詳慈和，就像是熟眠的獅子。但佛陀的意念此刻卻是寧靜而且清醒的。